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原著 還珠樓主
批校 葉洪生

蜀山劍俠傳

四

近代中國武俠
小說名著大系

蜀山劍俠傳

四

原著 還珠樓主
批校 葉洪生

73·12·0724

·8404311·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蜀山劍俠傳 第四冊

著者 還珠樓主

批校者 葉洪生

發行人 王必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

電話：七六二七四二九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定價：全二十六冊新台幣三二二〇元

且住！本回不接寫英瓊等尾隨靈雲三人前往青螺峪，正是「欲擒故縱法」。此因大破青螺峪爲本書前七集最精彩之一折，必須會合各路仙俠共搗魔窟。因用「橫雲斷嶺法」，一一帶出相關人物。閱者如只想看熱鬧，還跳接八十二回可也。

第六十回

湘江避禍

窮途感知音

嶽麓憑臨

風塵識怪叟

話說「煙中神鵲」趙心源這人，自從在江西南昌陶家莊上，打走了許多騙飯耍貧嘴的教師，便在陶家莊上居住。因見陶鈞心地純厚，資質聰明，有心將平生本領傳授給他。師徒二人，每日用功習武，倒也安然。

不想一日同陶鈞在莊前閒眺，忽見前面坡上樹林中飛來一隻銀鏢。接著，遠遠飛到一人；近前一看，認出是西川人八魔手底下的健將神手徐岳。祇因八魔主邱齡在西川路上，劫一個鏢客的鏢車，被趙心源出來干涉。看看取勝，又從暗處飛來一把梅花針，將邱齡打敗。四處尋找那放針的人不著，疑是心源同黨，恨如切骨。歸山與七個兄長商議，定要尋著趙心源同放針的人，碎屍萬段，以報前仇。

心源當時原是激於一時義憤，本不認得邱齡。後來已經結下冤仇，知道自己不是對手，滿擬跑回宜昌三游洞，去求師父俠僧軼凡相助，不想反被俠僧軼凡數責一頓，逐了出去。心源無計可施，祇得避難，奔走江湖。才在陶家安居，不幾時便被八魔手下人探聽明白，拿著銀鏢請

束前來。

心源知大禍將來。明知勝不過人，但是長此逃避也非長法；昔日還可推作不知，如今已和敵人來使對面，再要藏避，豈不被天下恥笑？當下挺身承認，明年端午節準到青螺山赴約。辭別陶鈞，打算在這半年多的時間內，尋幾個幫手。

離了陶家莊，心源在路上仔細盤算，知道師父怪他不該學業未成就自請下山，闖出禍來，又無法收拾，不來管他。除了師父俠僧軼凡外，所有平生幾個好友，也不過如陸地金龍魏青之類，俱非八魔敵手，何苦拉人家前來陪綁。想來想去，想起師父的兩個好友。一個是嵩山二老中的矮叟朱梅。但是這位老頭子，行蹤無定，可遇而不可求，尋他須碰自己的造化。那一個便是長沙谷王峰隱居的鐵簑道人。他是終年不常下山的，尋他比較能有把握。以上兩人，但能尋著一個，就能幫自己除魔；還可強拉師父俠僧軼凡，加入相助。主意打定後，曉行夜宿，便往長沙進發。

這時正當滿人入關不久，那一些叛臣漢奸名節既虧，那有幾個知道天良，廉潔愛民的！再加上一些為虎作倀的土豪惡霸、猾吏奸胥，狐鼠憑城，擅作威福，到處所聽見的都是民間疾苦，與不平的悲呼，差點沒把心源肚皮氣破。

心想：「以前在川中居住，因為地廣人稀，土地肥沃，雖然也遇見許多賊官惡霸，卻不似湖南路上這般厲害。有心伸手打個抱不平，又因日期迫切，如現時不出一個根本解決辦法，徒救個一家兩家，不但無濟於事，甚而連累事主，為善不終；倒不如暫且由他們委曲偷生，等待

自己過了端陽，僥倖除了八魔，再聯合多數同道來個大舉，反倒痛快。此時率性裝作不知，辦完自己的事再說。」

心中有事，自然腳程加快。等趕到谷王峰頂，在全山上下尋了一個遍，那裡有鐵簑道人蹤影？後來走到嶽麓山腳下，看見一個道人打扮神情有些異樣。心源眼光尖銳，知非常人；那道人 also 覺心源是個能者。雙方同到嶽廟門前坐定，談起彼此來歷，才知那道人名叫黃玄極；也是來訪求鐵簑道人。他說心源來得不巧，鐵簑道人已在三日前到雲貴一帶去了。心源大失所望。見那黃玄極人甚正派，本領也不弱，便把自己心事說知，求他相助。

黃玄極道：「你的仇人八魔，同我也是仇人。祇因我人單勢孤，奈何他不得。我二人正好聯合進行，尋找能手，為民除害。我還有一點小事，再耽擱一天，便可同行了。」

心源雖然心急，也不在此一天。好在自己是孤身一人，同黃玄極商量好了，便自回轉寓所攜了自己的小包裹，搬到黃玄極所住的一個小破廟中。時間已是向晚，見黃玄極正同一個穿白的中年人，正在說話。見心源到來，便同雙方引見。問起那人姓名，才知他便是昔年名馳冀北，齊魯三英中的雲中飛鶴周淳。心源見周淳雖然俗家打扮，卻是一臉英風道氣，談吐俊朗，目如寒星，非常敬服。見黃玄極與周淳談得正起勁，見他進來坐定以後卻不再言語，猜是有背人之話；便起身告便。

黃玄極看出心源意思，便笑道：「其實我們說幾句話原不避人，不過暫時尚未到明說的時候，道友不要介意。」心源客氣了幾句，便獨自走出廟來閒眺。

這時夕陽業已啣山欲沒，暝色蒼然，四面峰巒，隱隱籠罩上一層紫煙。東望湘江，如一條匹練，綿亘而下。一面是群峰插雲，環峙星羅；一面是平疇廣野，村舍茂密，一縷縷白色炊煙往林間透出，裊裊上升。雖在隆冬之際，草木凋零，越顯出一些清曠之致。

心源正看得出神，忽覺身後有腳步聲音。回轉頭一看，原來是一個穿著得很破舊的窮老頭，一臉油泥，拖著兩片唐鞋「梯他梯他」的往心源走來。若是別人看那老頭這身窮相，決不在意；頂多可憐他年老窮困，或者周濟幾個錢罷了。心源眼光是何等敏銳！還未等那老頭近前，已覺出他行動異樣。及至走對了面，不由大吃一驚！見那老頭雖然窮相，卻生得是鶴顴鵝肩，行不沾塵；臉上被油泥所蒙，那一雙半合的眼睛神光四射，依舊遮掩不住那人行藏；知是一位前輩高明之士。心中一動，便湊上前去搭訕道：「老丈，你看這晚景好嗎？」

那老頭聞言，大怒道：「狗子，你看我這般窮法還說我晚景好？你竟敢無緣無故挖苦我嗎？」說罷，摩拳擦掌，怒氣沖沖，大有尋人打架的神氣。心源知他誤會，被他罵了兩句，也不生氣，反向前賠禮道：「老丈休要生氣，我說的是夕陽啣山的晚景，不是說老年的晚景。小可失言，招近老丈錯怪，請老丈寬恕吧。」

那老頭聞言，收斂起怒容，長嘆了一口氣，回身便走。心源連忙上前問道：「老丈留步。有何心事這樣懊嘆？何不說將出來，小可也好稍盡一些心力？」那老頭聞言，連理也不理，腳下反倒快起來了。

心源見那老頭，步履矯捷，越猜不是常人。拔腳便追，一直繞到嶽麓山的東面一個溪澗底

不說本名說
妻名，便已
呼之欲出。

下，那老頭才在一塊磐石上面坐定；口中仍是不住的嘆氣。心源趕到老頭面前，把剛才幾句話又說了一遍。那老頭忽然站起身來，劈面一口吐沫，吐到心源臉上。說道：「你要幫我的忙嗎？你也配；連你自己還照管不過來呢。」

心源無端受那老頭侮辱，心中雖然有氣，面上仍未帶出。及至聽到末後一句，愈覺話裡有因。揩乾了臉上的吐沫，賠笑答道：「小可自知能力有限，不能相助老丈。但是聽一聽老丈的身世姓名，也好讓晚生下輩知道景慕，又有何不可呢？」

那老頭聞言，哈哈笑道：「你倒有好涵養，不生我老頭子的氣。你說的話，我有幾句不大懂。你大概要問我為什麼嘆氣？你不知道，我有一個好老婆名叫凌雪鴻，多少年前死了，丟下我老漢一人孤孤單單。有她在的時候，仗著她會跳房子到人家去偷些錢來，與我買酒喝；如今莫說是酒，就連飯都時常沒有吃了。我有一個姓周的徒弟，叫我不時常偷騙人家酒吃，他情願供給我。我又不願意；何況他前些年又是做賊的，他請我吃的酒多少帶點賊腥氣。我越吃越不舒服，才跑到嶽麓山底下，想遇見兩個空子騙他一些酒吃。」

「誰知等了三天，一個也沒遇到，祇有那小破廟內有個老道，他倒願意請我吃酒。可是我算計他請我吃完了酒，定要叫我辦一件極難而且麻煩的事；因此我又不肯領情。我在他廟前廟後，想了多少時候。不給人家辦事吧，人家不會請我喝酒；辦吧，我又懶。其實前些年比他這類還難辦的事，我都不在乎。如今老了，又懶了，打算白吃，又遇不上空子。好容易遇見你，又說什麼晚景水井的，勾起我的心事；這還不算，又追來嘮叨這半天。我也不知道你是幹什麼

一路說到許多「空子」，是用「草線灰線法」，閱後自明。

的，祇看你請我吃酒不請，就知道你是空子不是。」

心源見那老頭說話瘋瘋癲癲，知道真人不肯露相。尤其他說妻子名凌雪鴻，非常耳熟，怎奈一時想不起來。心中略一轉念，計算那老頭不是劍俠一流，也定是隱名有道之士。抱定宗旨，不管他如何使自己難堪，決定同他盤桓些時，終要探出他行藏才罷。便笑答道：「原來老丈想喝酒，小可情願奉請；但老丈肯賞臉嗎？」

老頭道：「慢來，慢來！這些年來多少人請我吃酒，沒有一次不是起初我把他當成空子，結果吃完以後我卻是吃了人家口軟，給人家忙了一個不樂乎；差的沒把我累死。我同你素不相識，一見面就請我吃酒；如今這世界上那有你這種好人？莫不成我把你當成空子，等到吃完我倒成了空子？那才不上算呢。」

心源道：「老丈休要過慮，小可實是竭誠奉請。不過小可尚是初來這裡，地方不熟，請老丈選擇一家好酒舖，小可陪老丈一去如何？」那老頭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是甘心情願的當空子了。」

心源見他說話毫不客氣，竟明說自己請他是當空子，情知故意假作也覺好笑。面上卻依然恭敬答道：「小可竭誠奉請，別無他意。天已昏黑，我們去吧！」老頭道：「去便是去。適才我看你從小破廟出來，便猜你是個空子，你大概與那廟的老道認識。他對我沒安好心，你要同時去約他，我情願乾受餓癆也是不去的。」

心源本想順道約黃、周二人同往，見老頭如此說法祇好作罷。好在黃玄極原說等一天再走；

祇是與周淳見面未及暢談，不無耿耿罷了。當下點頭應允。兩人下山，一路往西門走去。

路上心源又問老頭姓名。老頭道：「名字前些年原是有，如今好久不用它了。你口口聲聲自稱小可，想必就是你的小名了；我就叫你小可罷。你也無須叫我老丈。新帳我還沒打算還呢，叫我老丈，我聽著心煩。這麼辦，我平時總愛穿白的，卻可惜穿上身一天就黑了。你就見我愛白，你就叫我老白，我就叫你小可，誰也無須再問姓名。再若麻煩，我不同你去了。」心源這時已看透那老頭大來歷，祇好恭敬不如從命。

二人走進城後，在西門大街上尋了一家著名的酒樓，喚來酒保，要了許多酒菜。那老頭見酒如命一般，搶吃搶喝。口到杯乾；手到盤乾。心源幾番用言試探，那老頭也不言語，祇吃他的。心源無法，祇得耐心等待他吃完了跟他回去，想必便知究竟。這一頓酒飯，吃了有兩個時辰；直到店家都快上門，酒客走淨，那老頭才說了一聲：「將就行了。」酒氣薰薰，站起身來。

酒保開來帳目，計算淨酒吃下有四十多斤；慢說店家，連心源也自駭然。當下由心源會了酒帳，陪著老頭下樓。

隨身帶一酒桶乎？

剛到街上，老頭便要分手。心源便請問他住在何處？並說自己意欲陪往。那老頭聞言大怒：「我知道你沒安好心！不是明明借著這一頓酒想將我灌醉，假說送我回轉衡山，認清我的地方再去偷我？你恨我白吃，等我吐還你呢。」說罷，張口便吐。心源連忙避開。一個不留神，撞在一個行人身上。

那人是一個年輕公子，卻神采飄逸，眉目間隱有英氣。心源誤撞了人，連忙陪話時，那人

知心源是無心誤撞也不計算。雙方客氣兩句，各自分別。心源在黑暗中看出那人臨去時，臉上卻帶著愁苦之容，也未十分在意。忙尋老頭時，業已走出很遠。

心源連忙就追。老頭回頭看見心源追來，拔腿便跑。任你心源日行千里的腳程，也是追趕不上；雙方相差總是數丈遠近。直追到城牆旁邊。這時城門業已緊閉，一轉瞬間，那老頭已自站在城上。心源何等快的眼光，並沒有看見他怎麼上去的。已看出一些行徑，如何肯捨？口中不住的央告，求那老頭留步。腳底下一使勁，也縱到了城牆上面。

那老頭見心源縱身追將上來，「噯呀」三聲，一個倒翻筋斗，栽落護城河下面。心源即忙隨著縱身下去。再尋老頭，那裡還有踪影？誰知老頭是個奇人，特意試他；祇猜不出何用意。見天上繁星隱耀，寒風透骨，大有下雪光景。呆想了一陣，無可奈何，祇得無精打彩回轉嶽麓山破廟之內。

那黃玄極、周淳已不在廟內。看那供桌上燈台底下壓著一張紙條，上面寫著黃、周二人等他不見回轉，現在有事須到衡山一行，明日午後準可回來。廟中茶水、燈火俱已預備，請他務必等他回來一同上路等語。心源見了這張紙條，祇得在廟中等候。隨便在一個板桌上躺下，思潮起落，再加上泉聲松濤鳴得聒耳，益發睡不著。重又起身走出廟外一看，四面漆黑，白日所見的峰巒岩岫業已潛跡匿影。心源隨便在廟旁一塊大石坐下。

一會工夫，樹定風息，鵝掌的大雪花一片片飄拂下來。在這萬籟俱寂的當兒，連那雪花落地的聲音，彷彿都能聽見。心源越坐越無聊，忽然覺得前額上流下冰冷一片。用手一摸，原來

是雪落在他的頭上，被熱氣融化流了下來。心源見雪越下越大，便站起身來。抖了抖身上積雪便要回轉廟中，忽聽一陣破空之聲音。

心源劍術雖不高明，卻是行家，聽出來人厲害連忙把身體藏在樹後，隱在暗中看個動靜。剛剛藏好身形，那駕劍光的人已到面前。兩道黃光一閃，在破廟門前現出個奇怪裝束的人，竟與昔日西川路上所遇八魔邱鈴一樣打扮；俱是披頭散髮，手持喪門長劍，穿得非僧非道；黃光影裡看去，形態非常凶惡。

心源大吃一驚！猜是八魔跟踪尋來為仇。自揣能力決非來人敵手，伏在那裡，連動也不敢動。正想之間，那二人來到廟前，更不尋思已走進廟去。心源暗暗僥倖自己不在廟內，正要趁他們二人不見時逃避，猛覺左臂一麻身子立時不能轉動；情知中了別人暗算，來的尚不止那兩個。不由長嘆一聲，祇得坐以待斃。

不大工夫，那先前進去的二人已然走了出來。口中連喊奇怪，說道：「明明徐岳說他在這裡住，如何會不在此地？」內中另一個人卻說道：「三哥不要忙。你看屋中燈點著，諒必那廝不曾遠離終要回來。我們坐到那旁石上，去等他回來如何？」說著便往心源以前坐的那塊大石走來。

這時雪已停止，地上積雪約有寸許。心源在樹後看得清楚，見來人往自己身旁走來，不由暗中捏著一把冷汗。幸而那二人並不曾看見心源，祇來到了樹前，便在那石頭上用手拂了拂餘雪，隨便坐下。

還未坐定，便聽一個說道：「六弟你看，這石頭上面顯有厚薄，分明有一個人在此坐過；莫非那廝就在附近不曾走遠？」

還有一個答道：「這有何難？我們祇消把劍光放出四外一尋，除非他不在此地，不然還怕他不現身出來不成？」話言未了，忽聽「吧」的一聲，那先說話的人跳起身來大喊道：「六弟留神，有人暗算我二人了！」說罷，先將劍光放出，護住身體。

那後說話的人便問究竟。那先說話的答道：「我正在聽你說話，忽從黑暗之中有人打了我一個大嘴巴，打得我頭上金星直冒；不是有人暗算，還有什麼？」正說著，又是「吧」「吧」兩聲，一人又挨了一下；打得還非常之重。

這二人都大怒起來，各人將劍光放出，上下左右，亂刺擊了一陣。誰知劍光舞得越快，挨打也來得愈重，祇打得二人頭昏腦脹，疼痛難忍。

心源在樹後正在耽憂害怕，忽見二人被一個潛身暗處的人，打了個不亦樂乎，非常好笑，幾乎忘了自己也是動轉不得同處境的危險。又聽那二人當中，有一個說道：「六弟，我看今晚之事有些希奇。起初尋那廝不見，原是好好的，為何才往石頭上一坐便挨起打來？要說是你我敵人，憑著那人能夠隱形這一點，便能取你我二人性命如同反掌；大概我們沖撞了樹神，牠竟打我們幾下以作儆戒，也未可知。」

另一人答道：「你說話不要如此隨便，現在諸事還不知真假，留神出了笑話。那人既不在廟中，莫如我們暫且回去明早再來吧。」言還未了，每人臉上又是「吧」「吧」「吧」兩下，嚇得這

兩個魔王也不說話，不約而同的駕起劍光便走。

心源在樹後見二人胆怯逃走，神情非常狼狽，也覺好笑。忽見黃光在空中直轉，好似有什麼東西阻住似的，逼得那兩個黃光，如同蒼蠅鑽窗紙一般四面亂衝亂撞，祇是飛不出圈子裡。心源暗暗驚異。一會工夫，兩道黃光同時落下，依舊現出先前二人。走到心源藏身的大樹面前，交頭接耳商量了一陣，各人盤膝在雪地裡坐定，將劍光護住身體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半晌不見動靜。祇聽一人說道：「怪哉，怪哉！怎麼今晚連我們的法術，都不靈了？」

另一人答道：「我看此地不會有這麼大本領的人，能夠不現身形破了我的妙法，還將我等困住的，定是那樹神與我二人為難。」說到這裡，聲音便放低了。又待了一會，那二人雙雙走進大樹跟前，朝著那樹說道：「我二人來此尋找仇人，並不曾與尊神為難，何苦與我作對？」

第六十一回

雪夜尋仇 錢青選嶽麓遭毒打
殘年買醉 趙心源酒肆結新知

話說心源見那二人站在自己面前，相隔不到丈許，嚇得連大氣也不敢出。聽他二人在那裡祝告，連自己也疑心是沖撞了本山神靈，故爾不能動轉。正在沉思，忽聽腦後「噗味」一聲冷笑，把心源嚇了一大跳。

那二人正是八魔當中的三魔錢青選與六魔厲吼。因為當時同黃玄極結下深仇，後來知道黃玄極是東海三仙玄真子的弟子，奈何他不得。前年忽聽人言，黃玄極因同他師兄諸葛警我，奉師命分別看守兩座丹爐；黃玄極道根不淨，走火入魔，第七天上丹爐崩倒，白糟蹋了多少年工夫，在天下名山福地採來的靈藥仙草。玄真子見他塵心未淨，犯了道規，本要從重處罰，因念他在平日尚無過錯，祇將他逐出門牆。經諸葛警我再三替他求情擔保，說他昔日奉命採藥同異派中人，結下了不少的仇怨，求師父給他留一點防身本領，才未追去他的飛劍。

這不到三年工夫，黃玄極一意苦修，立志到各處名山，將以前在自己手中失去的那一爐丹藥，採辦齊全，再求各位前輩師叔替他向玄真子求情。知道前輩劍仙中，祇有峨嵋派掌教乾坤

正氣妙一真人齊漱溟，同嵩山二老能在玄真子面前講情。妙一真人教規素嚴，恐怕自己懇求不了。想來想去，祇有二老中的追雲叟白谷逸，與峨嵋教祖長眉真人，以及玄真子、妙一真人都是兩輩至交，最為合適。

但是老頭子性情特別，自己沒有把握。知道長沙谷王峰鐵叢道人，與追雲叟有極深的淵源，自己與鐵叢道人先前本是忘年之交，非常莫逆，將藥草採齊後，先尋了一個適當地方藏好，逕來尋鐵叢道人時，已往雲貴一帶雲遊去了。正在失望之際，忽然碰見心源也是來尋鐵叢道人。

何時何派？

他見心源根骨非凡，又是俠僧軼凡的弟子（俠僧軼凡與苦行頭陀本是同門師兄弟），便想萬一尋鐵叢道人與追雲叟不成，再請心源引見到俠僧軼凡那裡，求他轉託苦行頭陀講情，留一個最後地步。這時黃玄極已聞說八魔，要報昔日青螺山奪草斷指之仇，時刻小心在意。心源也與八魔為仇，更是同病相憐。雙方越談越投機，才約定跟踪去尋鐵叢道人。

心源告辭去取包裹時，黃玄極一人站在嶽麓山畔，越想越後悔。悔昔日不該大意，走火入魔，被師父逐出，還受了許多苦楚和同門恥笑。倘若這次求人講情，師父再不允許，惟有死在師父面前，也不想活在世上了。

正在愁煩之際，忽聽頭上有破空的聲音。黃玄極眼光敏銳，來人飛行又低，早認出是同門中人。自己忍辱負重，本不好意思上前相見，一轉瞬間，不禁又起了一種希冀之想。便將自己劍光飛出，追上前去打了個招呼。一會工夫，劍光歛處落下二人。一個正是自己大師兄諸葛警我；那一個是個中年男子，英姿勃勃，儀表非凡。不由心中大喜，幸喜不曾當面錯過。由諸葛

峨嵋第二代
首座弟子。